



□ 12
3090



論孟古義標釋

門 口 12
號 3090
卷

口 12
3090

論孟古義標釋

論語古義標註

記者非一

宋永亨搜采異聞錄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拜對
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
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
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子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
路不同則可見

甚生氣質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主秤表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者得透
存養熟甚生氣質

近思錄註甚
生猶非道也

小註原本朱書甚非標註
之舊後人亦加矣今思善

賴天之靈

新編
論語古義
標釋
朱子
年
月

漢書文帝紀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

吾日三省

如史記卷之
佩之玉珪者
三則是在句
尾考三次之
義先生之說
未為盡

按三省吾身舊解謂以下文三事自省其身考正義曰每日三自
省察己身其詞畧而不明恐為三次之義古義定從三次之義或
曰集註解三省做三事而古義改為三次義者何耶曰凡數目之字
如三如五在句首者為三次五次之義如泰伯三以天下讓南容三復
白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在句尾者
為三箇五箇之義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者三君子所
貴乎道者三天下達道五天下之達德三易有聖人之道四是也今
曰吾日三省吾身分明是三次者察其身非者察下文三事也若

省三事當曰吾日者吾身者三故是三次之義也昔者宋邢恕私
叙曰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合甚事蓋做三省之
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集註必做三事想其慮有此弊然凡曰三
者非必限三次也又覆丁寧至於再三之謂其曰日者亦是平素常
日之謂非必謂逐日也蓋平素再三省察其身謂之日三省荀子
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可見荀子亦以
論語之文解為三次之義也

傳不習乎

程遺書八曰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子其曰賢賢

記義說

按賢賢易色孔曰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邢氏曰色女人也女有
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若
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集註亦仍其
說語類中專為范祖禹說為尚非始於范氏也語類亦為上蔡
記○程子經說曰賢賢易色見賢易色有敬賢之誠也亦義
從之

○學則不固

按固之為辭通善惡而言然經書言固者多為固滯陋之義
之絕四毋固居及曰疾固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皆非美辭也
唯易所云貞固足以解事中庸所云固執則為貞固之義蓋單

疑滯陋之
皆有執字

解事當作
幹事

言固則專為固陋之義以貞配之就擇善而言故為堅固之義
耳朱解失之矣故古義從孔說况搯守可言堅固學則難以堅固
為辭

○小大由之

按刑氏示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大小每事皆用禮而不以
乘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此刑氏亦有所不行一句屬上文庭訓
幾歲不聞取之於刑氏之說暗與之合矣

禮之用

禮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尾合

其寬裕有如此者

有子曰信

按舊註謂言行交際當慮終而慎始信恭因是三頂事宗訓
宗主之宗然信恭二者可說也至以因為因人之因與上文意不相
接蓋因如為高因丘陵之因因有信恭而亦不失其和也大抵聖
賢之教入剛柔相濟陰陽合意未嘗為二偏之說一曲之見以誣之
也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則其所守之正可見矣而又因此而和順不
乖戾則誠可宗敬之人也與書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及中庸所謂
和而不流等語意實相類且上文曰言可復也而遠恥辱也而下以
亦可宗也結之兼上事而為說可知矣

叢睦

書益稷元首叢睦哉

同歸而殊塗

易下繫辭曰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無違

按舊說云無背於理非也觀下文生事之以禮云云則無違於禮
為是先儒專主理故此等處亦要說理字大率夫子之意懿子生
於魯卿僭亂之家主事祭之間必致僭竊故及其問孝夫子專以
無違於禮告之也

其疾之憂

命按主事當作
生華祭字上脫
承字

按朱學者流必謂禮則禮自在其中矣若然則天舍地外故謂天
則地自在其中矣畢竟是一家言

按舊說兼存二說云父母之心常憂子之有疾欲人子體此以守其身也云使父母唯憂子之有疾欲人子不以他事貽父母之憂也此二說言孝子守身之道則固親切然其說甚委曲難遽通曉且以其疾為子之疾今玩本文其字直承上文父母字來說則其疾只做父母之疾解可矣

與鬼神同功思

管子心術下第三十七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極深研幾

易上繫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攻乎異端

通鑑漢武帝征和二年記曰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梁大學曰斷之無他技端之技也

家語守政篇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有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末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註豈為政之道在於異端乎子曰各因其宜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惟一以斷斷焉无他技何休曰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解曰他技異端之技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文王改制爰周邇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十載無声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註文穎曰邇至也行道也○後漢范升傳云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註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

也到也盛也

晉書索統傳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患無為多事異端多
惡○又杜預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止更交之後詰責諸議
者皆叩頭而謝塞異端也○又王豹傳主簿王豹比有白更敢造異
端○又王述傳述性沈靜每坐客馳弁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怡如也

書云孝乎

古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居家理

此二句孝經之文

晉書夏侯湛傳古人有言孝乎惟友于兄弟

夫子嘗曰

按惟字下疑脫孝字

史記自叙傳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更之深切著明
也索隱曰孝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垂裕後昆

書仲虺之誥之言

美諒

公羊傳

義疏

歐陽詵李翱文曰予始讀後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尔

其作春秋

見原道

神不歆非類

允僖十五年

荀子之言

荀子脩身篇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閑雅樂而

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集註專就詩詞上為說樂而止於琴瑟鐘鼓夏而止於寤寐又側此性情之正也古義則專就聲音上為說大抵聖人之說詩多就聲音之雅淫而取捨之不由詩句之美惡曰鄭聲淫而不曰鄭詩淫此類可見矣集註云學者玩其

辭審其音則亦兼聲音而言然言詞上為重唯當專就聲音而言

詩言志

此四句出書舜典

又砧

黃東發曰鄭註謂砧在兩楹之間又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曰此又砧之餘制然砧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其常設之者欵按郊特牲其堂門而旅樹又砧雜記旅樹而砧鄭氏亦以樹為屏以及砧為又爵之地然內則載尚食之制士於砧明堂位載朝合之制云又砧出尊宗奠康子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僖子西砧

是則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坵而坵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
必及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及坵當是立及坵於臺門之內如今
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軍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攷
鄭氏之釈及坵皆本論語其指坵為及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
好為飲酒故云耳然以坵之及為爵之及似異經文又按汲冢周書
云乃立五官咸有四阿及坵註云及坵外向室也則及坵又非及爵之
地又主坵言非主爵言也及坵向外之名坵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
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為此外向之室世遠不可知若抑郊特
特以及坵與樹臺門相聯汲冢各以及坵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
及坵與樹臺門相聯則均為宮室僭侈之事○宋史百十七卷

牲。

曰左右騏驥院左右天駟監掌國馬別其駑良以待軍國之用
○又曰牛羊司牛羊供應所掌供大中小祀之牲牷及大官宴享膳
羞之用

書曰罪疑

今見大禹謨左襄十六年引之

曰富與貴是

程遺書八曰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
患得之此與集註異

無以尚之

按無以尚之孔子國曰難復加也邢氏曰尚上也言性好仁者為德之最

上他行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古義從之集註曰好仁者其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加之蓋古註稱好仁之為美德朱註稱好仁之至篤也不如古註之為穩

人之過也

按黨是鄉黨之黨古者五百家為黨其訓明訓輩訓偏訓此皆自此而假借故可訓為朋類不可做品類物類之類訓曰註只做品類解不協論語中兩言吾黨皆是黨與之黨可併按矣○本文只言知仁不言知仁可知夫子就仁一邊為言也

朝聞道夕死

按此章吃緊言人之不可不聞道也夕死是客世間等人有少壯不

吾黨之黨者

下知仁言作智

學而至老始悔者尚言未路無幾不肯為學故夫子為之言如此然則少壯之不可不聞道自在其中矣○又按夫子此語是非謂聞道則可死也又非謂不聞道則不可死也言夕死可矣者言須臾之間不可不聞道也并壯子言死生亦大佛氏言生死亦大自是以死生為一大事儒者亦不免籠其說集註內所舉程子說亦是也

故君子之死

禮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無適無莫

按此章大旨畧與舊註同專主不肯解亦朱子所創但謝氏註稍涉及然大註駁之○古義註天下之事固通大小而言然謂之於天下則

從徒誤
世廣也吉遺

於出處上看，最為明白。蓋功名之士，必乎出而不并治亂之分，是適也。遺也。之從，必乎出而不達顯晦之宜，是莫也。君子不必出而有時乎出，不必時而有時乎出，此中既有其權，後篇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亦然。○又按專於成事者，必適，信士是也。果於忘世者，必莫，老佛是也。君子不必適，不必莫，唯義之所在，故能協于中庸之道也。語類舉南軒說，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此說亦簡切。

其無適者，異端之

無適即無可善無必法

無莫者，俗士之

無莫即無不可惡無所擇是世之無適莫非君子無適莫也

君子懷刑

按君子懷刑，孔安國曰：安於法，此以刑為儀刑之刑。古義從之。邢氏疏曰：刑法制，君子樂於法制，存民是懷刑也。○琅邪代醉篇引字，存佔俾曰：君子懷刑，先儒皆以爲畏法。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憲，及刑于寡妻之刑，又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吾道一以

邢昺曰：貫統也。孔子語曾子言：我所行之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云云者，荅門人也。忠謂書中心也。恕謂付已度

說書字義書字

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

公治長

子使漆雕

按舊註云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程子曰曾點漆雕削已見大意即此意也小註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又曰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陳氏曰關於心体上未到昭晰融然外所以未敢出仕或言心或言理或言性皆一也畢竟闢畧認得此理而尚欠悟明未到融合貫道古義改之曰於斯仕進之道未

○境界此皆禪家了悟之字段而非夫子并開之意矣公

能無疑斯者指仕進之道而言蓋道無窮學亦無窮苟實欲求之豈有斷手之日故自盡與自滿二者雖異聖人常存之以其不肯進也開不自滿假尚有望於後來之遠到所以曰云云此夫子之所以說之也非畧見道体之謂也○又按古註孔氏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古義之說與此同蓋開疑其學之未能從政故夫子說與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言正相反一與一奪皆莫非所以使人進善也○又按夫子嘗曰三年學不於至穀不易得也使開仕而開不肯仕此其所以悅

子謂子產

邢昺曰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其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譽也臧文仲居

包咸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國以為名焉

季文子三

按邢氏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代醉曰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譽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又惑若然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其愚心不及

按古註云佯愚似實故不可及也其說固淺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

以免患最得夫子稱武子之正意夫子稱蘧伯玉取南容可併考也集註則云武子周旋其間云云蓋自知巧之士見其為愚也終乃曰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則兼取明哲保身之意則其旨似支古義專從程子之解 戊申十月十四日

顏淵季路

按孔氏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朱註伐善依孔氏施勞施張大之意勞謂有功不誇大己之功勞也一說用古註古義施勞依孔氏說伐善不伐人之善此獨創之見无所據本古義所以改之者集註解伐善施勞其語雖異同是不自滿假之妄顏子何以分其條件而言之耶且訓施為張大亦无所稽言畢竟不自滿假此自己修身之妄

其効止於一身不伐人之善不施人以勞此及人之仁小而子路之車馬衣
裘朋友共敵大而夫子之老少朋友各得其所同是利人濟物之實聖
賢之所志大率如此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各自言志及曾子之三有子
貢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无諸人其事固有大小之異而天
子之與奪亦雖不同而其志皆在為人而不止善其身而止也此所以聖
人之道以仁為宗而非如求安心求天以為是了一身之類也可知矣顏
子之所志而其夏也甲辰四月十五日燈下州○後漢黨錮傳序曰
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註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
之○後漢書朱穆傳宗厚論曰記短兼折其長與惡則并伐其善
○按伐善古註及朱解相洽做則誇善義他註无別解古義不由

前說出於特創長堅須得之于朱穆傳中正如古義說是知義理无
窮千載契合有不可誣者如此乙巳五月

雍也

齊一變至

按集註云孔子之時存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云云蓋
以此章為存魯優劣之論然當時列國豈獨存魯哉今觀夫子
不舉他國而特曰存一變至於魯存有當時諸國存魯二國猶為
近道故言之如此蓋此二國壤相接也其祖周公太公德相正也當時文
獻之傳二國為盛猶言淫樂必稱鄭衛言富強必稱秦楚爾古義

大註自可見矣 癸卯十月

觚不觚

按馬融曰觚酒器二升曰爵二升曰觚朱註云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卷之有稜者也馬說无觚稜之義朱說兼存二說古義亦取二家之說專定為酒器之說

仁者雖告

按可逝不可陷以事而言可欺不可罔以心而言可逝也可欺也仁者之與衆人如不異而至不可陷也不可罔也則雖切於故人而必不至於害身此仁者之所以必有智也甲辰○又按此章集註意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古義謂宰我非徒問者問雖或害身而必為仁

故人當作
救人

乎其意正相反蓋先傳曰晝寢短喪等事待樊遲宰我甚藐遂做此解然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則在七十子中蓋亦表表矣豈至憂為仁而害身之污哉同上

捕風捉影

漢郊祀志谷永上書曰求之過多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雜家者流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過者為之則漫羨而无所歸心

述而

甚矣吾衰

莊子內篇大宗師篇古之真人其寐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甘其
臭深潔○淮南子傲真訓夫聖人用心扶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
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

在存聞韶

蔡節集註曰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為陳自陳敬仲奔
齊其後久專存政至景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存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
言也韶本揖遜樂乃至於存之國其殆傷今思古故發為此嘆

與分註或謂聖人之喜怒哀樂有不中節者今在存聞韶而憂
感之深乃至於三月忘味恐不應固滯如此然未有一說可以易此
說姑闕之

飯疏食飲

按夫子嘗稱顏子曰賢哉回也云云蓋簞瓢陋巷世人之所為憂
也而回不以此改其樂此章曰云云蓋不義而富且貴世人之所為樂
也自夫子視之如浮雲之漠然而雖疏食飲水不害其樂也彼以人之
憂形顏子之樂此以人之樂自言其樂且其自道與稱人亦自有別
二月

子不語怪

按集註怪異勇力悖亂之事聖人固不語鬼神造化之迹亦不輕以語人也然則此三者其所以不語者不同怪力亂三者愚而不語神之事謹而不語然本文首提起子不語三字而平叙怪力亂神四者則其不有輕重可見也且如其說則當曰神怪亂力神則知集註之解不

得其義矣蓋怪是索隱行怪之怪非變怪妖怪之怪也遺世長往之人古之所詭畸人如沮溺之徒人之所喜稱道而甚乖聖人之道故不語也○塞源按本充傳昭九年按本塞原專棄謀主

釣而不綱

焚林竭澤雍李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雍李晉文公時人言見晉乘代醉云

淮南子主術訓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臘

○暴殄天物書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

與其進

按此兩節集註錯簡移入潔以下十四字在前古義隨文成解上一節專就童子說明其不可拒之意下節泛說待人之法

若聖與仁

按仁聖並言者如周禮六德是也有以仁為聖中一德者如仁且知為聖是也有仁聖並言而聖重於仁者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也此章當從此例看 甲辰

泰伯

三以天下

按古註王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必有天下故泰伯天下三讓於王季此太伯亦欲周之後未代商也集註云云此太伯知太王之傳位季歷欲有商之天下不義其事遂弃而不取也其意蓋正相反據古註太伯有利天下之心其說固不可也按朱註則太王有利天下之心而太伯不從然骨肉之間不可諫爭遂隱微其迹而逃之荆蠻然太王嘗為狄人所迫弃其土地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豈至後來崩顛顛天下之志哉金仁山固已辨之矣古義則異此二說太伯所以為至德者不關商周交代之事夫子專稱其兄弟讓國之美

以為至德也國讓之天下者孔子周人也自周之既有天下追而稱之耳

民可使由

李滄溟曰民可使被聖人之仁不可使人知之則驩虞小康非治之極也故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直解載古義暗符

禹我無間

按舊說以散冕為祭服古者散冕公朝之盛服不必限祭時之服故古義改作朝服

大哉孔子

按集註云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如此則大哉二字只蒙下博字而不該全句玩本文大哉二字通全句而稱美之

也。蓋人之於事，偏於一端，則必成其名。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臧武仲之知，孟公綽之不欲，是也。唯其成名，所以不得為大也。博學而無所成名，此孔子之所為大也。鄭氏曰：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名而已。此說可從也。古義說如此。甲午九月十五日。

吾有知乎

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恐當時有以夫子為無所不知者，故夫子據其言而云云也。上章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亦兼大宰稱夫子為多能也。又嘗曰：我非生而知者也。云云，亦是批人稱夫子為生知而言。此類可見也。有鄙夫問於我，已下，乃夫子把至近易為夏，美當處即教不倦之事。生知事其下，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然，此乃學

不厭之事，亦自兼當夫子於此，二百无當而不辭。

有美玉於

按韞雖訓藏，而考字書有包藏之義。謂韞匱者，既以物韞包，又納之匱中也。韞字從韞，恐以韞包之也。若徒解做藏字，義則當曰匱韞而不可曰韞匱。且與下藏諸意相重。復字彙引陳孔璋悼龜賦曰：山節藻梲，既積且韞。此可證也。甲午九月五日。

又按韞匱而藏者，懷室迷邦之士，求善賈而沽者，踰壻鑽穴之徒，子貢雖設二端問之，而其本意欲夫子之出仕也。夫子因其語而答之曰：云云，不與藏諸而與沽諸然。謂之善賈，則近於擇祿謂之求，則嫌於自媒。故只曰：我待賈者也。曰待則非求之也。曰賈則不必善也。此君子之

道中庸之極也 甲辰四月

何有於我

正義云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弟哀喪慎酒之事也云云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程子曰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按孔疏及程子說皆曰除上四件事外何有於我哉此受四件事而自當也但邢氏曰我獨有之則其言似虛誇程子曰俯而就之則其言似造作古義亦依其說而意思異舉至近易為之事而當之此夫子之謙辭一以見之在至近一以見聖人之心体道无窮可與前默而識之章併按

矣

譬如為山

按聖人之勸人為善何其无窮也有曰吾性不善不能變化者乃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有曰殘生无幾雖学无益者乃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章云云盖積学多年將成而廢人言雖止亦可乃曰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素未不学始志於道人言教无其基乃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不以其久学而許其退不以其未学而沮其進也无往而非所以進人於善也止也往也但曰吾亦見其棧之由已而不由人也 甲辰四月

歲寒然後

按後彫大全中有二說一云後而彫一云後於彫當從前解左襄二十

九年晉叔向曰鄭之宋之舉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語正與此同

可與共學

按程子說直解其事揚氏說推原其本故揚說載大註集註亦置之圈外

鄉黨

朝與下大

按朝與一段集註併下君在一段為一節謂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如此則與大夫言之禮却在事君之上稍覺不順此只承上文就在朝

廷言中亦舉其接上接下之稍不同耳故古義屬首節云

○出三日不

按出三日不食之矣集註謂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饗鬼神之餘也以此一句解上祭肉不出三日之故也古義云云以此一句亦為事實也通考此篇備記夫子言動而未嘗有一句解說其故者也况不食之矣是實語似非虛語也若解上文之故則當曰過三日不可食也而今曰過三日不食之矣則知祭肉必於三日內食盡不便逗留腐敗致饗神之惠若或有故不得已而過三日則恐或腐敗傷人而不食之也必拘神惠而致疾亦非智者之事也正文之意蓋如此

甲辰二月廿九

宋揚簡嘗宋李之彥東谷必見云揚茲湖先生守吾邦嘗作一書

付局兵令急出關未幾遣人逐回吏輩將調書有錯誤局兵至茲湖取書真中堂几上焚香再拜畢復付之蓋為書中寫頓首再拜上覆偶遺忘不及拜必拜然後遺

先進

弟子孰為

按曾哀李康中主庸臣也觀其問夫子弟子之秀乃不曰孰為多識孰有才而俱曰孰為好學可見當時以好學為美稱不唯聖賢之徒為然舉世之人皆能言之聖人餘化之所及非後世之所能彷彿也子

二月

柴也愚

正義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可謂大臣

揚雄以大臣○揚子五百篇云昔者存魯自有大臣史失其名云如何其大也○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微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吳秘註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曾有兩生而揚謂存魯豈其接近

微當作微
先當作諸

而言哉

註厭周末之膠擾

吾與點

焦氏筆乘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為攪膠攪古字通字

顏淵

請向其目

按夫子答顏子云云蓋視聽言動人之用也而礼者人身之規矩準繩也故曰非礼勿聽言動蓋欲視聽言動之心以礼為準而不之違也與易所謂君子以非礼不履及中庸云存明盛服非礼不動者語意一般先儒連非礼二字為解曰身之私欲也如此則當曰勿視非

觀吉作勸

人之疑行

禮云云而不可謂非礼勿視云云蓋聖人之教人只管觀人做善其既做善則戒惡自在其中故曰非礼勿視是觀人為善也礼是人之準則善之名也後世以性為理則只管去其惡其既去惡則本然之善自然呈露故解非礼曰私欲是勸人去惡人也與聖人之旨天淵不侔又按包曰在國為諸侯在家為大夫下子張問士章正義云在邦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集註云內外无怨此言事君與居家公私之謂也此三說不同古義無明訓從正義甲辰六月又按舊解曰非礼者己之私也推之視聽上最不相通如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声邪色淫声皆是在外之物在我則不視不聽可矣若夫己之私欲則是我之妄何以驗視聽與否故知此解大

音之字下疑有
闕文○按之不
下補同字而
始通

不當矣庚子○又按以聖人之言較諸後世諸儒之說其緩急先後大有不同者矣何者人之修身在於進善與禁惡而已矣此法戒之所存也然聖人非不戒惡也勸善之辭九而戒惡之居而後世諸儒非不勸善也而戒惡之辭九而勸善之說居此蓋自學術之相左而致此乖刺夫子告顏子以非礼勿視云云者是勸人為善而解非礼為己之私欲則是戒人不欲惡其旨之不如也同上

○夫子之說

鄭氏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出駟馬追之不及○按集註云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道說字下句諫今玩本文子成曰君子實而已矣此說君子之事子貢承其言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以子成

之言為君子之道則二君子其所指不同况既以其言為君子不應无故而遽曰駟不及古也且以言語為君子亦覺不當古義依古註甲辰四月

年饑用不

然什天下之云云○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古者易為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二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片言可以

孔氏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析獄者唯子路可○疏云折猶斷決也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

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古義據此。

子路無宿

何氏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失之，故不豫諾。

成人之美

韓文、張中丞傳後補云：小人之好議論，不棄成人之美，如是哉。如述達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夢溪筆談：歐陽文忠成人之美，成就美名，卒為聞人。龜山文集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詩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无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語錄。

按古人文字，引此章多如古義解，故畧錄數條。文致漢書酷吏傳。

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及。○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

羅織通典：唐武后時，末俊臣與御史侯思止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前後狂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羅網善人，織成反狀。

可謂之達

按聞達二者，俱是名譽之事。有實而名播于外，謂之達；无實而致譽于外，謂之聞。夫子之對分，辨二者其義尤明矣。舊註解聞字曰：名譽著聞，則固無間然矣。解達字曰：真字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又曰：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則是易所謂元亨之亨，而非名譽之事也。朱子之意，豈嫌乎雖不飾外而求名之意。

尚在故遷就其義欤然聖賢本無避名之教內有其實而名從之
聖人何不欲為哉故曰令聞廣譽施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唯
人之患在無其實而銜名乎外所以有聞達之辨也

樊遲從遊

按前章子張問曰崇德辨惑此章亦舉此為問想當時故有成
語故子張樊遲同為問也但此章問多修慝二事故大註云樊遲之
所問益切於為己也乙未三月

樊遲問仁

按集註用曾氏之說謂樊遲之未達以愛欲其固而知有所擇故
疑仁智之相悖下夫子子其二節皆明仁智之相為用而不相妨也

蓋不然也樊遲問仁而夫子以愛人答之其義明了遲无復所疑但
問知而以知人答之遲視知其大而疑乎其不止於此也故夫子曉之云
遲尚未達又問之子夏子夏述之云云蓋皆言知之功效甚大而其
施之最廣也初非疑其二者之相妨害也下云不仁者遠矣則固似
包仁而在其中然子夏贊夫子之言曰富哉言乎則可見言其効
之廣大而將以曉遲之視知人甚小了也若使子夏曉仁智之不相妨
其告樊遲立言必不若是也况夫子所云舉直錯諸枉一語何曾兼仁
知而告之

子路

子路問政

葉石○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孟孫之惡我葉石也○杜預曰常志相違戾猶葉石之瘡疾

小人哉樊

按有大人之夏有小人之夏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樊遲學於聖人之門而不志于卑陶稷契之事業而請學稼圃其志陋矣故夫子斥之以小人哉而又斷以上苟好礼義信則不學稼圃而衣食自饒也禮義信三者大人之事也甲辰

既庶矣

按曰既庶者就所見而言曰既富者假設之辭不可一例看

勝殘去殺

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正義曰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

不占而已

程子遺書八曰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无常之人更不待占鄭玄易所以占吉凶也无恒之人易所以不占也

和而不同

按此與周而不比章意同但彼就與眾人交上立言欲其兼容而无所偏黨也此就彼我相交上立言欲甚和順而无所阿比也三月十七日夕○同寅協恭書臯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韓富范

公按宋仁宗朝韓魏公名琦富鄭公名弼范文正公名淹相繼為相皆為一代名臣神宗時王荊公名安石為相始行新法其後呂惠卿章惇曾布蔡京父子排後先執政遂亂天下

憲問

邦有道穀

按古註孔氏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古義從集註蓋邦有道則仕君子之常法固不可謂之耻然不問治否而只知食祿之可為非耻乎故曰云云二句影帶說且憲問耻非問食祿之道也若如古註則只是言仕進之言非言耻也問答不相對值丁酉四月

克伐怨欲

按先儒意謂克伐怨欲不行猶剗草而留其根仁則猶連其根而剗去其意蓋以无人欲之累為仁故曰云云古義之意不然克伐怨欲不行則固无不仁之可言故原憲疑其為仁至於仁豈止此哉必也慈愛之實能及物而无一毫殘忍之心而後可以謂之仁矣故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甲辰六月十四日

士而懷居

經營四方詩小雅北山勢力方剛經營四方

俱不得其

正義曰然猶烏也

君子而不

廢六開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撤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開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哭從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杜云塞隴陽關之屬凡六開所以禁絕而未遊而廢之

子產潤色

叔向亦云左傳襄公三十年晉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應對諸侯同上云云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人也

孔子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蔡節

集註云蓋九合諸侯正天下易而能服伯氏之心難故後世如其仁而謂之仁也本石林業氏說

問子西

馬氏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孝左傳子駒之子公孫夏也或云楚令尹子西者按左傳公申也楚囊尾為白公勝所殺者也

以為成人

正義曰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執焉冉求既有知廉勇執焉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可以為成人謫而不正

按集註此章夫子泛論二君之事為彼善於此古義專為齊桓而言今按其意推之晉文公事業在桓公之後故古書恒稱桓文今當先稱桓而遂以文為首可見桓公是主文公是客將論桓之美而先舉文之不美所以先文而後桓乙未五月

桓公殺公

焦氏筆乘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為之諱耳自宋

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以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下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子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記曰初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无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傳小白平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曾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劉向新序曰晉
平公於叔向曰
昔存桓公之合
諸侯匡天不識
其君方平其
臣方平

九合諸侯

按九合諸侯古註无解史記云兵車之合三乘車之合六穀梁傳云
衣裳之合十有范甯註云凡十合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詳于正
義朱子據左氏傳作糾合誠是也古義依之甲辰六月

尤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季犒師曰昔周公太
公股肱周室云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漢蔡邕漢太尉楊公碑曰乃糾合同條○文林明辨卷之序
五臺碑文上○與齊陳利史共討童章盟曰糾合是矣○其國雖
臧洪○同卷之二十九○與高適末項盟曰糾合三垂○剪除兇虜○唐
韋陟非仁者與

論曰按管子及云云莊子盜跖篇昔者齊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
臣○管子大匡篇存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

其言之不

馬氏曰云云此正義述馬氏之說故表曰馬氏曰也集註謂天言不慙則
難踐其言與古註異矣作是俯不怍於人之怍故古義從馬氏之說西
程子遺書八曰能言不怍者難此亦與馬氏同

君子上達

何晏曰本為上末為下正義云本為上謂德義也末為下謂財利也
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古之學者

即書燕說即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誦持燭者曰舉
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之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皇天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韓非子

君子取其

皇侃疏云：君子之人，顧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其行也。君子取之，小人則否。

註絕聖棄智

老子第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正義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

納賓無為而治。大註

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巡狩 同上

又五載一巡狩，○又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群居終日。大註

燕朋○學記：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民之於仁

皇侃疏：王弼曰：民之遠於仁也，甚於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程子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見

不患寡而

恐患字

晉書江統傳夫為祥者妻不在負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

孔子集語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繁露路公集語明人永嘉薛

據纂○按董仲舒繁露路所引與今論語不同故集語舉之與

古義所訂符同丁未七月長堅看出

能行五者大註

前高紀帝謂王陵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六言六蔽

絕聖弃智○老子十九章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三年之喪大註

禮家以為○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之是无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

微子去之

痛哭流涕之意○賈誼傳

齊人歸女

莊周書亦言○讓王篇云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天子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盜跖篇跖謂夫子曰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

譬諸草木註

泥勝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泥勝之術也疏云漢

鄭玄註云土化之法

開卷

時農書有教家汜勝為上故月令註亦引汜勝○汜芳斂又音汎○王海汜勝之十八篇○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為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燉煌太守隋唐有汜勝之書三卷○晉食貨志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開中遂穰

叔孫武叔

故曰聖人能知聖人也○中庸鄭氏註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予小子履

程子遺書八曰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按古註孔氏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云云墨氏引湯誓其

善書

善書

辭若此朱子註此引尚書湯誥之辭蓋既放桀而告諸侯也上六句云云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下四句云云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古義以孔氏說蓋集註攷古義湯誥為解誥是布告天下之言故以初數句為追述初伐之辭孔氏之時今古文尚書未出故隋文為解引墨子為證考其大旨明是告天之辭非誥四方也可知矣

三月

刑易云云墨子引湯誓者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言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

按今書湯誓湯誥俱有而此文見于湯誥而孔氏引墨子湯誓故

邢氏合其義不知孔氏之時無今古文書故遠引墨子為證也
子張問於

玉海論語古三十一篇○如淳曰分亮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
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此篇與玉海論語古三十一篇同如淳曰分亮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曾子問曰

孟子古義標釋

東匡先王著

叙由

門人

奧田士亨輯錄

其學以王道為主

蒙引或曰雖說是自著然亦無甚憑證孔子所以終身不至吳楚朱子嘗責楚子西不能革其僭王之號雖說天命已改周然王者是有天下之號既未能朝六國而一天下亦何必稱此不貼身底名号

梁惠王上

按此篇通上下九二十三章皆對當時諸侯之辭其中梁六章并

而下疑有
出字

十二章鄒一章滕三章魯一章其見之先後今不可考知也唯當時
時諸侯功利是務而不復知仁義之可尊孟子見惠王首剖析其義以
告之此經濟大手段七篇之言皆自是而故以此章託一篇之始實託
七篇之始者也而所如者不合而不能復唐虞三代之道則命也故以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章終之此知命之境思聖賢之能事其起結
固有深意趙氏以簡帙重大分為上下非有意也諸篇上下準此已
六月
五月

亦有仁義

准孟子終稱
訓曰君子惟失利
美小人惟失利
禮防記曰民
循爭利而忘義
又曰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又儒行曰見利不虧其義○漢書鄭寬中曰見利而忘義也

所謂利者何哉將以安富尊榮為利耶此行仁義已効者聖賢
之所常期望以求得之者也何嫌言之抑以米鹽錢穀為利耶此軍國
之必需民之所資以生之本也亦何諱言之蓋利者仁義之反也不顧其
事之當為與否只要所得之多此謂之利故天子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孟子以利與仁義對說正為此耳乙己六○又按此章
雖以利與仁義對說而專言則利與義對故聖賢之書每義
利對說畢竟利只如今人所云得字一般論語則曰見利思義則
曰見得思義可見利與得可相通用也○又按言仁義之反則不仁
不義正是的對所云利亦與不仁不義不同然只管言利而不復顧
義之當為與否則必患失乾沒雖弑父與君亦有所辭惠王見孟

子首以此為問故孟子辭而闕之

何必曰利

按集註曰王所謂利云云蓋謂孟子亦有所謂利者非王所不利也下文注云此言仁義未嘗不利其意以躬行仁義下民親戴為孟子所謂利也此以安富尊榮為利也已詳于上矣故古義只曰利謂富國強兵之類

集註云仁者

按集註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古義云云蓋仁義之與利皆是著于利皆是著于行事之實者也故孟子對舉之以告惠王欲其捨此而取彼也如朱說則仁專說體義兼舉体用安之皆性之理也以此與利對說豈非不倫之甚乎故古義改之曰云云

則道之名也猶夫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之謂○又按萬鐘之祿物也得之則可以潤屋是利也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是義也而思惟其當受與否者心也故曰見利思義喻之者心也故有喻義喻利之說懷之者心也故有懷利懷仁義之辯可見仁義者道之名而不可以為心之名也集註云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則以為人心善惡之名矣

萬乘之國

按萬乘之國云云趙氏曰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若齊崔衛晉六卿

等此以百乘取千乘者也。集註大較以此謂萬乘之國。天子圻內
千里出車萬乘。云云。此說皆據周之王制而言。孟子則徒以當時強大
諸侯而言。非斥天子也。觀其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可見矣。孟子後
篇云。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豈言弑天子哉。如前軒高漸離
之刺秦王耳。後章齊伐燕。則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魯仲
連亦曰。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以萬乘之國。各
有稱王之名。亦可証也。蓋當時七雄雖稍有大小之差。通稱萬乘
之國耳。乙巳六月
十三日

五畝之宅

按舊說相沿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其說始乎漢食貨志云。

按觀見之見
當作無因觀
字偏旁誤

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
以為廬舍。是也。但未言在田在邑之別耳。趙岐註曰。廬井邑居。各
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至是始有二畝半說。集
註因之云云。然玩本文則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又曰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則每夫受田百畝。受宅地五畝。可知矣。宅之五畝。猶田之百畝。
受在一處。觀見在田在邑之別。此解改之如此。乙巳四
月廿日

註愚謂五十

按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與教口之无飢。頌白之不負戴。相並為說。
言王道之行。養老之優。焉耳。法制品節。則當別論。故圈外致意。
始作備者

歐陽公本論下云
昔孔子歎為備
者不仁蓋歎乎
啓其漸而至於
用狗也

按禮檀弓載天子之言曰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
用人乎哉集註按此為解然本文只言作備之不仁耳未必見其芻
靈而為不仁新安陳氏亦以為殺人狗葬之漸亦未見此意故皆不
從○趙氏曰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備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
人其无後嗣乎陳氏說本諸此○正義埤蒼云宋人送葬設闋
而能踊跳故名之曰備集註看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古義參取
為解

狗一己之欲大○集註李氏曰狗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云云蓋上
章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云云○此章云庖有肥肉既有肥
馬云云皆言芻豢之養狗馬之玩供上之嗜欲者務豐其奉而

不察下之飢寒也故以為狗一己之欲
不嗜殺人

大註秦晉及隋云云秦并吞六國隋混一南北傳至二世而滅故曰
遂以亡國三國鼎峙之後司馬氏篡魏并吳建國曰晉救世之後
五胡亂華天下分為南北故曰合而復分皆以不仁得天下故也
是乃仁術

按集註解術字曰謂法之巧者云云小註亦曰術猶方便也蓋謂以羊
易牛則既不殺牛又不廢禮二者兩全而無害此所為仁之術也
如是說則只善處事者况雖不殺牛而不免殺羊則亦不可
謂之仁術也所謂仁術者下文所說四五句即是仁術也不廢釁

鐘之說不須於此處說入。○又曰言其無罪則牛羊何別然見牛未見羊故以羊易牛此為仁術。孟子特著一句曰君子之於禽獸也則亦見其於人也之不然也。君子之遠庖厨固異於斷屠戒殺之法。乙巳六月八日

為長者折

趙氏曰折枝案摩折子節解罷能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為目非不能也。○今從集註

老吾老

按此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所謂擴充者於是最可見矣。此專說仁事。下文曰善推

其所為而已矣。泛通眾事而言。

今恩足以

趙氏曰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甚者也。欲使至度如度物也。○按趙氏說不甚明晰。大要與集註同。集註云心之應物云云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言心之不可不度也。小註云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畢竟以心度心也。比古註甚為精微。古義云言人之自知甚分明焉耳。

梁木惠王下

曰恭見於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
下見音去聲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按見於之見集註音
現見孟子無音學者多致疑大要見讀如字則接見之見點去虛則
音現如現在出現之現史記註自明故錄乙肥
疾首蹙頞

正義釋云首頽也頽鼻頽也言存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居楚
皆慮其鼻頽而愁悶也

羽旄之美

正義羽旄者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存定公四年晉
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折羽為旄為王者遊車之所建也

為併於國

趙氏曰設陷併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併乃方四十里○按
方四十里為併於國中為四十里併於國中也與因民之義同
以小事大

趙氏曰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仲遊獯鬻○按仁者
寬恕大小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耻其效能服天下智者理
明審大小強弱之分故以小事大而不失其效能保國故孟子大小俱
以事言之主意所有在此集註以大事小暗換用字字做以大字
小此以音近假借耳豈有懲乎當時衰弱之弊而然耶左傳昭公
三十年鄭游吉曰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

小在恤其所無集註蓋有所本矣然本文說以大事小而以湯
事葛文王事昆夷為証此亦難為湯字葛文王字昆夷故古
義改之古註亦無別解小註內何叔宏說尤明矣

王赫斯怒

趙氏曰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徃伐莒者以
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按今書文此語載泰誓上篇天降
作天佑曰其作其克助作相之作綏無惟我在天下五字有一
予字孔安國曰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
為已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氏曰書尚書逸篇之言天
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

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書蔡氏傳曰佑助也寵安愛也
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云云○困學記聞曰趙岐註孟
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按孟子所引書語在秦火之前
真批真書隱括為說耳今古書出于晉隋之間就戰國先秦所引割
裂補湊構成一篇竟非本語先儒不察欲合二端而一之強為分理
雙峯說可見矣唯當批孟子成文理會其義可矣五已

樂民之樂

按樂其樂者民以上之樂為樂也憂其憂者民以上之憂為憂也

流連荒亡

按古註云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正義云流連荒

凶行皆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其身而已此二說不同覺正義
為長集註無詳解註諸侯云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輔臣曾安子主言存
事故知之也蓋對上文王者之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必做上行下效意言
當時諸侯之流連荒亡亦為其下所憂也今審本文此二節分說善
惡二端以陳法戒遊一豫二句相對為說二諸侯字是一般說當从正義
乙巳五月
廿三日

趙氏曰連引也使人引舟艇行而忘又以為憂故謂之連

徵招角招

正義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皆以招名之曰亦并作歌康慶事鼓琴歌
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按五音宮商角徵羽配君臣民事物事見

樂記故正義以為為說朱註亦從之古義不必解也

可矣富人

趙氏曰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孔獨羸弱者耳

闕議而不

按第三篇曰市廛而不征又曰闕議而不征禮玉制曰闕執禁以訕禁異
服識異言則知闕議而市不訕也今闕市並言市帶說猶禹稷顏回
之誨其實市無訕人之事集註於玉制作解言義因之

昔者公劉

按公劉好貨或問孟子答梁惠王高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
朱子曰此處亦自今義理特人自不容耳或者之尚亦以貨與利字同看不知貨

是貨財金穀之屬斯民資之本孟子何復諱言如奉却阿堵之云哉
前章所言魚鼈材木亦皆貨也且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唯顧所以用之之
方如何耳故孟子於有王有好貨之言不唯不掃除之而亦且引接之勸其
與百姓同之與好色之尚同其答與何必言利本自不同乙巳六月
五日午下

王之臣有

按孟子答有梁諸君之問亦各有其意梁惠王曰何以利吾國則直
破之曰何必言亦有仁義而已矣有宣王問桓文之事則直斥之曰仲
尼之徒無桓文之事者無以則王乎蓋利者仁義之反也五伯者三王
之罪人也故直斥其問方說正意若夫田獵鼓樂之娛游觀貨色
之好人之所不能無焉者也善用則與民偕樂可以王天下不善用

言字下
當補利
字

之則獨樂其樂必至以其國顧其所以行之者如何耳故孟子及此
數者尚則或曰與民同樂或曰與百姓同之姑與其事而勸其推之
百姓也至於明堂則王政之所由出因其典刑可以舉行實故孟子
對之勸其勿毀以復先王之治也一與一奪各有條理隨手拈來莫往
而非王道也然則或以為巽與之言或以為故時之論吾知非孟子之
意矣乙巳
五月

臣弑其君

荀子正論篇曰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
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及禹湯之德
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

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也故桀紂无天下而湯武不弑若由効之也湯武者
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
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詳莫大焉

大註湯武放伐

即子皇極經世書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東奔
亦與湯武夷存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今有璞玉

按此章專言用賢之道前節言欲小用賢者之道之過漢文
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亦此類耳後節言不

專任賢者之過左氏所載鄭子產所謂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為及國策公子魏牟人帛之喻先生王斗尺穀之說亦此類耳明于
小而昧于大古今同一弊何不專任賢者而使行其所學也凡七

或謂寡人

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則地相均矣五旬而舉之則成功速矣宣
王嘉之于天所謂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者也

武王是也

按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天子以為至德至武王德衰遂
伐殷而有天下眉山以兼其說相沿而竟不滿乎武然觀孟子此章之言
則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云云可見文武亦何心哉可以取則取之武王

不以利天下自憚也可以無取則不取文王不以不利天下自潔也時措之宜各適其可已耳周之德其可謂至德而已矣古義以為通文武而言正為此乎乙巳六月三日

萬乘之國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此二句與前二句意思稍不同宣王專就成功上說孟子之意則不然存與燕同是萬乘之國以燕之民欲為存之民非有避小就大之利也非有出幽遷喬之望也將以避燕之虐政而望救於存矣為存王者唯當施惠解之政以慰心未蕪之望豈可倣其所為以孤民心哉孟子只曰云云亦運而已勸存王發政施仁意在言外矣

雲霓

按集註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毛詩靡風朱傳亦云今俗謂虹能截雨秦氏蒙引云若望雲仰其末也若望霓者又疑其末也只是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着是雨是霓耳與大旱之望雲雨者異矣宣細之朱解固失之蒙引說亦覺大牽強蓋虹之見常對日在東則為晴候在西則為雨兆孟子連言雲霓者言將雨之占望雲雨者一般集註率以虹為晴兆而不知亦能兆雨古義改正亦載鄙譌予後閱小記婁元禮田家雜占有云虹倍呼曰鯉魚譌云東鯉晴西鯉雨又類唇貨參要云虹霓雨久而晚見于東則晴晴久而早見于西則皆與先人說符恨不及見也○趙氏曰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

晴公而旱之旱
當作早
則之下皆之上
脫雨字

正氣寬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戒之戒之

按曾子之言猶大學所云博出博入之謂之言報施之道孟子引之專就君民相與上為言乙巳六月十三日

賈生有言○新書大政篇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子弟之衛父兄一句見荀子議兵篇及漢刑法志

數斯池

按此言地利人和二者俱得而後可決其所從耳若不然則亦无如之何而已矣效死而民弗去言民效死而不去人和之謂也不必帶國君死社稷說

非擇而取

按孟子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則非遷國以圖存之謂可知矣後來從之者如歸市卒基周之王業則其德之所及非在大王預料之中也大王視弃其國猶敵國也此王者之心也

唐杜牧所謂○唐書杜牧傳牧追咎長慶以末朝廷措置以術復失山東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云云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魏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賈

曰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去邠踰梁

按舊說云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此孟子舉二說後者其正說前告大舜事者因其甚恐而姑言權道耳大與孟子之意尤矣蓋國君死社稷者義之正也然推其極則為民而立國不為國而設民故王者之心寧弃國而存民不害民而守國大舜之事是已然此堯舜之心非賢人以下之所能及也非賢人以下之所能識也孟子亦不敢望之於滕文公然亦不以其資之不及而隱而不宣也故初告之以効死而民弗去則可為也者明其本在得民心也及其再告之以大舜之事明聖人之心也至此章兼舉二說大舜之事聖賢之極致或

曰世守也者守國之常法欲又公擇於斯二者也○又曰若如揚說則上二章所告者既盡之矣不應到此又重提說二者况初告以大舜事而次之以世守之說則其所輕重可知矣効死而去不與上効死同亦可見矣上効死就民上說此効死則專就國君上說

平公將出

按臧倉非不知平公之見孟子將進蔽賢之言陽為不知以阻之其術亦狡矣自京小人之害君子也曰彼之進也不為己利則人主誰肯信之誣之以疑似暗昧之事以渝其君崇賢之心而後己得專其計而賢路塞矣非如漢昭之於霍光解不為之惑者也臧倉之沮孟子是己倉固不足責也平公有尊賢之心而為邪說所蔽不果見

不亦可惜乎在孟子則其遇與不遇皆天也故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上

何曾

趙氏曰何曾猶何乃也

十倍曹丕

魏文帝名不○先主病篤命亮輔太子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云云

鑑基

正義曰釋名云鑑其基大鋤也

孟施舍

趙氏曰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百行之本子夏如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黜譬子夏○按曾子子夏之譬古注最不穩帖集註云黜務敵入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又求以比孟舍固可謂當以子夏之信聖人尤黜之敵入尤覺牽屈在己在人之間雖稍相似篤信與務敵事亦不同故古義曰作子路七肥

氣體之充

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又曰今人之所以眩然能視管然能听

形休能抗百節^而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能知別同異
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睦音携管音憂
○皎然詩式詩有思不氣高而不怒怒則失於凡流刀勁而不露
露則傷於斤斧情多而不晴晴則蹶於拙鈍才贍而不踈
踈則損於筋脉

仁且智

正蒙誠明篇第六云義命令存乎理仁智合存乎聖

二章

冰解的破○伊洛淵源錄楊尊道墓誌與人論辨細振條
折益微詰極冰解的破

國家間暇

按趙氏云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間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
罰朱子云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皆謂無憂虞之時古義云
蓋言王者不作之間隙也予謂孟子此言不知其在何年然當時列
國兵爭日尋干戈不可言今國家間暇也况乎或對滕文鄒穆
一國君而言則亦或可言也此泛為當時諸侯勸其自治何以得言
今國家間暇蓋此章亦承上章類說之上云伯必有大國王不
待大此勉小國之君勸精為治自求多福也故古義改之月廿七
更日二

與人為善

按與人為善猶與人樂善之謂言與人俱為而不獨為也上文
既曰善與人同二句正是同意集註解與字曰許也我助其為善
也最覺不平整莫大二字與上文有大字相應言德之大也集
註則曰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就天正
言其大亦覺不穩古註雖无詳解大体與古義之所攷也已酉四月
伯夷非其

按夷惠之事與伊尹併言七篇之中屢論之矣或取其所長或論其
所短如言清和任言廉頑立惰章皆取其所長即所謂古之聖人
百姓之師者也如此章專論其偏處故章終以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斷之其一與一奪權衡精矣乙巳九月○按伯夷之行不肯受非

禮之招或雖招之有禮者亦不欲受此其隘處柳下惠之行不
肯去非禮之所或雖意之欲去者亦不欲去此其偏處皆其心之所
好故孟子曰是亦不屑就已是亦不屑去已各著一亦字對平生行
事而亦之也同上

天時不如

趙氏曰環城困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知利
君子有不

趙氏曰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為卿於齊

按有卿之位趙氏無註疏云齊王卿相之位不為卑小矣似指孟子而

言集註云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存卿古義云云此章首標曰孟子
為卿於存出吊于滕為公孫丑問答起本則當以存卿為孟子也
乙肥○又按集註以存卿為王驩則公孫丑之疑孟子疑于其簡貴
臣也以存卿為孟子則公孫丑之疑孟子疑乎其悼權臣集註豈以葬
五篇有簡驩之言而做此解欤然公行子之喪或進而與右師言或就
右師之位而則當時存之諸臣同詣事王驩不肯有異議可知矣丑
豈以此疑孟子之有所畏屈歟乙肥

且比化者

趙氏曰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膚於今子之心獨
不快然無所恨乎

人可殺與

趙氏曰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獄則可
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
師乃得殺之耳○疏云言今有殺人者或問我曰人可以殺與我將應
之曰可以殺之○按此二說不同當從疏說殺人二字貼伐燕二字人可殺
一句貼燕可伐與一句二人字互相呼應非殺人者而謂之人也諸解多錯
異哉子叔

按李孫至子叔疑古註別為一節云子孟子弟子也云子叔心疑惑
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以下使已為政以下又為一節註云孟子解二子
之異意疑心云其解尤不明

若藥不瞑

褚氏曰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朱子曰瞑眩憤亂
○書蔡傳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

五十而貢

趙氏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八家耕百家者徹
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
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正義徹猶徹取助但借
民力而耕之矣

按徹者徹也古註徹取解 張南軒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
助而通力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欵

集註云云蓋貢助兼用集註已有其說解徹為通則取八家相通
之義云得于洛陽議論中

若夫潤澤

趙氏曰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
戮力撫循之也

勞之耒之

趙氏曰小民放辟邪侈故勞耒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
然後又從而振其胤窮德恩惠之德也○集註德猶惠也云使自
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
失之小註施惠朱子曰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

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

按振德之德趙氏及集註俱以惠訓之但趙氏以為恩惠朱子以為教化之惠古義從集註但惠字不必以惠為解為振作民德之義提斯整言寬亦甚費力自得舊說俱為得性之義古義為得所之義

委之於經

趙氏曰經路傍坑經也集註曰經山水所趨也

黃直理

趙氏曰薑裡籠申之屬可以取土者也集註薑土籠也裡土壘也

夫此也

趙氏云見其親為獸虫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

平之本意作

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按正本不見慙意不忍見親尸狼藉故泚然汗耳猶乍見孺子將入井非有三怨之私而怵惕惻隱之心作言葬埋之禮本起於人心之不能自己也

辟纊

字彙纊布縷也

享

性猶杞柳大註

楊子法言問道篇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推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註光曰音義曰榘都回切日本皆從手擲也漢書

云博局提吳太子
韻會提齊句大計切鄭也史記吳王濞傳義同又楊子植提仁義
啓麻○前漢書地理志啓麻媮生而亡積聚○如淳曰啓或作此臭音
紫麻音度師古曰啓短也麻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
取給而無儲貯也

離婁

仁不可為衆

孔子曰○按曰說至天下無敵通為夫子贊說之言然夫子之言未見其
因讀詩而發夫國君好仁語勢不與上相接故古義曰孟子又引孔子之

言此引詩及孔子之言也且好仁無敵孟子中三四處言之此孟子平
日為當時諸侯勸誘王道語頭夫子時專以禮樂維持未有此說也
下章亦引夫子之言而下著一大字立說可併按也

播棄犂耜

泰誓文○蔡曰播放也犂耜通黑而黃也
則故而已註

莊子外篇刻意篇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
无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林氏曰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
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

以仁存心

按仁義禮智為天下之達德而此章特言仁禮者仁所以愛人禮所以敬人皆所以接人之道也故舉此二者以明施報之道

竭力耕田

按我竭力耕田四句集註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此孝子自責之詞古義依高中玄說曰云云此四句正是恕之詞氣若不煞則若是恕三字竟无落着矣可見所謂恕者乃指下文四句言

無義無命

尹氏曰用舍無與無義無命道也○朱子曰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等人不知有命又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

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

集大成

書舜典蕭韶九成漢孔氏曰備樂九奏而致鳳凰疏云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

南陽王鴻傳疑存筆語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見續說郛

唐六典凡祭昊天上帝及五方帝大明夜明之樂皆大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樂皆八成享宗廟之樂九成其餘祭祀二成而已按集大成古註及集註俱就樂之偏全說金石絲竹一音各自終始

者謂之小成。公言合奏相與終始者，謂之大成。審本文，事之有終始者，謂之大成，或始或終，謂之小成。夫子智以始之，聖以終之，猶樂之有終始，故謂之集大成。三子雖聖以終之，而不能智以始之，猶樂之有終而無始也。此小成也。下以巧力喻之，益明矣。古者之樂，或六成或九成，合眾小成而成一大成。書註疏可考也。先儒不從者，何哉？○又曰：大成就始終而言，不以偏全而言。若不然，則三子亦有始終，其異於夫子者，唯偏全之異耳。與孟子以始終條理比夫子，而三子聖而不得為智，矛盾矣。丙午十月

以是為差

周礼草人掌土化之法云云。○註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泥勝之術也。以

物地占其形也。為之種黃白，宜以種木之屬。

不聽則易

屈平楚之公族，劉向漢之宗室，皆貴戚之卿也。若能諫其君而不得，盈○叔昫○春秋宣十七年，公弟昫卒。○叔昫宣公之弟也。宣公弒子赤而立，叔昫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詳于穀梁傳。

食色性也

內聖外王。○莊子天下篇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闇而不亮。○林云內聖，體也。外王，用也。

不揣其本

輪不。○莊子天下篇輪張地，林希逸曰：行於地則為譏，着地則不可

轉則謂輪不滾地亦可又曰龜長於蛇林曰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於此謂之長於地亦可

為其不成

按為其不成享也一句舊說孟子釋書之意古義謂明不見儲子之故蓋屋廬字尚為其為相與子墨子答之曰非也為其為不成享也二為字正相應且惟不役志于享一句書語自解上文其義自明孟子固不應覆述其義辛丑六月

第六章 大註

左傳襄公十九年晉范宣子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盡心

以道殉身

史記賈誼傳服賊曰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註應劭曰殉當也瓊曰以身從物曰殉

下篇四章 大註

荀子議兵篇云存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同五章

分數〇西京雜記云玄菟曹元理明算術云其術後傳南季南季

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教而失玄妙焉

為馮婦也

明李豫亨推蓬寤語曰學庸語盡千古人之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為句士則之又為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成文字

文實之誣

清和純懿○大全朱子曰清和純懿而无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大而化之

趙岐曰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
往者不追

按往者不追二句言君子之待學者其去就任他自由也往不追不強引之也未者不距不必疑之也追是追呼追求之追曰說云苟以求道之心而未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此做論語不保其往義故彼註亦以不追其既往解之此以追為追遠之義且往亦有往去之義有已往之義曰說則做已往解俱不得其義集註何以如此為解豈以設法之甚寬不足律學者耶然何示人之不宏也乃古義改之頃讀荀子法行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未問者不距欲去者不止此語最可證也又按如曰說則往者二句只是一意而差異其趣耳且本文往與未相反對往任其往未任其來正是的實若以未為未學之義而往

為已往之義則此二字不相照公羊傳何休註曰王者不治夷狄錄
戎耒者不距去者不追也亦可証也

見而知之

商當作禹 或曰顏曾之於夫子猶商皋伊萊之於堯舜文武既皆見而知之
當時何得謂無見知之人且孟子之時去孔子年代已遠不可疑見而知
者有無無有乎爾二句唯當解做無聞知之人予曰不然見知聞知皆
傳聞私淑之類及門之吉耳提面命親受其教不可謂見而知之也
子之時雖去夫子稍遠其流風遺音儼乎尚存正是君子之澤未
斬之時雖不親目擊洙泗之盛有聞其風而作者亦可謂之見而
知之矣若夫禹皋伊萊當聖作物觀之時感應氣求以成其德故

謂之見而知之不可與顏曾例看春秋公羊傳曰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異辭何休註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
也所聞者謂文成宣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者謂隱桓莊閔僖高
祖曾祖時事也可併考矣父時事或在已未生之先然亦可謂之所
見則孟子時於孔子何不可謂無見知之人

鈴木義方所藏

